

学科导航4.0暨统一检索解决方案研讨会

南阳作家熊鹰（图）

<http://www.fristlight.cn> 2007-06-04

[作者] 南阳文学艺术网

[单位] 南阳文学艺术网

[摘要] 熊鹰对生命的阐释和器重，并不在乎把生命放在某种理性的意念的天平上去衡量其价值与意义如何，而是更关心生命的组成与转化，关心生命的本体。以“反讽”为其特征的美感代替传统诗歌中光彩照人的“崇高”感，非贵族化的日常生活的情绪天地的支离破碎冲击着那种精细的非自然的人工的“优美”。诗歌语言运用上，是采用与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相吻合的语言手段，以语言自生的形态泛示内在的心态，强调语言的语感、句感、语势，充分体现了一种语言的自觉意识。

[关键词] 南阳文学艺术网;诗歌;压迫心脏的石头;鹰留一珠泪;保全我的脸



作为诗歌养育的或抚爱的使者，应是奔着诗歌要求的条件来达至诗的标准，才成为诗歌特列名单的忠诚者。”诚如熊鹰自己所言，他既是诗歌的“养育的或抚爱的使者”，又是“特列名单的忠诚者”。熊鹰对于诗的虔诚程度，就如同对自己生命的呵护，默默耕耘二十余载。熊鹰为人踏实、认真，充满生活的热情。他对生活有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情感表达方式，他通过把自己对生活的特殊理解融入诗中，用自己的灵魂触击诗的内核。读他的诗，始终会被他独具特色和冲击力的语感、语调、语势、语态所震撼。他在诗歌语言上总是耐心寻找语感和语势，有了语感和语势的“感觉”，语言便自然而然地气韵通畅，心态潜然生发出来，从而引发出对生命本体的强烈跃动，让人感受到他执著的信念，字里行间闪射出的生命的光辉。我认为，熊鹰的诗歌创作有以下三个特色：特色一：生命意识的强化熊鹰对生命的阐释

和器重，并不在乎把生命放在某种理性的意念的天平上去衡量其价值与意义如何，而是更关心生命的组成与转化，关心生命的本体。“谁要拉开心灵与心灵的距离/两颗触吻过热的灵魂/共同竖立一座爱情里程碑/把悲欢离合一笔带过/把你太阳伞下的笑语扬进天空/把我七彩灯下的舞步踏遍大地”（《我们的生活可以正大这块彩地》）。从他对“爱情”的平静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经过对客体的沉静审视，深化了生命存在的静态价值，表达了一种强烈的乐观主义精神。“不曾见过心脏摘放冰窟里/冻得结渣是那敲不碎的生命/我们不再相信骗子的火焰/让那火焰设置在那眼外当真”（《大胆的诗歌赞美好多事情》）。不管熊鹰有意识还是无意识，他从人生存的本能出发，从人性最基本的层次，充分体味生命所应有的爱、恨、生、死、病、老、痛、苦、乐、食、性。“这山地是我放心扩大的山地/置进的石头尽情摆正头颅/谁要一截它的豪气/我就找出石头的肝胆朝人献媚/要为正事勇于脑汁涂地”（《压迫心脏的石头》）。生命只属于生命，不再成为其他外在事物的牺牲品与装饰。在这物欲横流的时代，人情关系淡薄了，道德的约束力弱化了，那种利益唯我的思想观念膨胀着，为此，诗人没有声嘶力竭、彻人肺腑的呼喊，而是关注最多的是对生命内涵的体验和深刻内省。“鹰，肉体盛装不下的翅膀/灵魂以它自制的炸弹引爆/升天的一珠一珠血液滴下/滴血映红天儿的面/是我见鹰的翅膀一根一根升天”（《鹰留一珠泪，保全我的脸》）。通过“鹰”这个生命的强者，折射出诗人在尘世的纷扰中，诉说生命的脆弱和无奈。“被溅脏水的脸不是鹰的面孔/一颗还喊救命的灵魂/为谁举起声势浩大的谜语/还想一只鹰直捣天空”（《鹰留一珠泪，保全我的一张脸》）。壮美的生命因“我”而消逝、毁灭，这里有诗人的伤感、惆怅、迷惘。诗人用自己的真诚对待生命，潜入内在的心灵世界与人生对话，收获的是孤独和寂寞。一般来说，诗人的内在世界是一个类似于行动空间的、有一定长宽高、一定色彩和亮度的幻象空间，诗人对于这个空间的熟悉和亲密程度，他楔入这个空间的深度是与他的创作直接相关的。）“丰乳的年代，女人挺进瓶外/瓶内早孕的白酒，热辣辣的醉鬼/他是一个偷换神牌的男人”（《新妆：提取一个女人的头像出世》）。诗人用自己所熟悉的“瓶”、“白酒”，这些日常平庸的生活事物让它进入诗的“圣境”，正是以这些生命的基本层次出发

去感受诗、创作诗的，舍弃了笼罩生命之上的一些外在胶粘因素，直接切进生命的本体。特色二：反讽，一种黑色的美感在熊鹰的诗歌创作中，以“反讽”为其特征的美感代替传统诗歌中光彩照人的“崇高”感，非贵族化的日常生活的情绪天地的支离破碎冲击着那种精细的非自然的人工的“优美”。“不过，我出奇的悲观/眼看黑衣越穿越富有/一丝线儿也牵挂不了自己/只能接受黑色诱惑/叫人错怪得要命/好象瞧着纯洁女人的意思/是为了沾染黑色”（《黑色的诱惑》）。“向往遥远是灵魂吧/影子停歇这座城市不是时候/漆黑的你反衬别人苍白/面子很快被五官歪曲了/悬挂泪珠亮晶晶吗/白小姐说你脏地方的孩子/很痛心，你用黑色诱惑她”（《黑孩》）。似乎一切玩世不恭、一切满不在乎的“黑色幽默”的情绪在支配着诗人，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非优美化非贵族化的平民意识。诗人通过选取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客体，一方面进行任意的嘲讽、讽刺和挖苦，另一方面又自我解嘲，释放来自灵魂深处的痛苦和压力。“麻雀把人撇下不管的鹰换作亲朋/自打鹰把它追打出了地球/它在别人房檐下念叨鹰的凶猛/暗讲一个种类两种地域/让人笑话友谊、合作的气氛”（《人们追求熟米填肚的地方》）。“让一群人躲进私设的密室/以指纹论证人类的起源/让炸弹引起他们的轰动/纷乱的场面，邀我拍响话筒/各击一掌。我两手提携礼品”（《以指纹论证人类的起源》）。诗人通过对“麻雀”、“鹰”这两种截然不同层次的生命物象，强烈表达自己不愿和“麻雀”之类的人同流合污，否则“让人笑话友谊、合作的气氛”，叙说自己的孤独和失落感；对“一群人”的辛辣嘲讽，恰好反衬出诗人自己想极力避开人世间的喧嚣，却又怎么也摆脱不了，他困惑而又迷惘，痛苦而又无奈。熊鹰的诗，蕴含着理想主义的光晕。现实生活中种种错综复杂难以辨清令人啼笑皆非着似不正常实属正常的现象，迫使熊鹰难以采用赞美、歌颂的情感方式去体味，而是选用了类似黑色幽默这样一种自我解嘲的方式去嘲讽不合理的现象。在冷漠的情绪表象深处，隐伏着赤热的、焦灼的、不安的心灵。熊鹰在诗的自由王国里，企图构建自己的理想世界，也许这个世界是建造在沙滩上，也许因为自己过分张扬而遭到飓风袭击破灭为幻影，但他着实在建造过程中。特色三：语言的自觉意识熊鹰在诗歌语言运用上，是采用与他的审美理想和审美观念相吻合的语言手段，以语言自生的形态泛示内在的心态，强调语言的语感、句感、语势，充分体现了一种语言的自觉意识。只有树立了语言自觉意识的诗人，才开始进入诗歌艺术的真谛与内质。法国著名的现象学派美学家杜夫海纳认定：“艺术的语言并不是真正是语言，它不断地发明自己的句法。它是自由的，因为它对自身说来就是它自己的必然性，一个存在的必然性的表现。”（《美学与哲学》）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才可能理解熊鹰对诗歌语言的运用。熊鹰的诗从不属于朦胧诗，也不属于意象诗。他在为诗为文上另辟溪径，寻找新的突破口，运用属于自己的诗歌语言。在他的诗歌语言中，既有口语的亲切实感又有意象瞬间变异所带来的一种聚力的冲击，骚扰着、调动着我们的视觉、嗅觉、听觉、触觉、味觉。“流行的种子已在地下活动/破土出苗见叶/斧子，它横竖都想见血/由它杀人的锋刃/从那柔弱的草头王冠/放松收紧一次又一次血瘾”（《见血的斧子》）。诗的语感、语势平实而辛辣，坚定而冷漠，直接冲击着我们的视觉和触觉。“我不捡起年久失修的一朵花/在我瓶内绝不养它的艳丽/空瓶暂存的净水/让我洗刷一遍又一遍眼光/然后看花倾散一地”（《大地解救不了的一朵花》）。在这里，没有华丽的语言修饰，诗人用很熟捻的语言，从视觉、嗅觉、味觉去叙述“花”、“瓶”、“水”这些物象，喻含诗人厌恶献媚，讨厌娇柔做作之态。诗人在口语的运用上，强调自发的形象和幽默，赋予日常生活以奇妙的不可思议的色彩。“S天地把我安置洞房/隔窗溜进春风那博彩的意思/红喜字打算同声共息一辈子，一辈子真要披戴一朵花/张扬花儿炫耀艳丽/我替红花褪脱颜色”（《七月，红喜字与人同生共息一辈子》）。“我想我差一点跌倒一生/门内的老屋不怕照片留下灰尘/又算了算眉间的岁月/一根弦又一根弦的越弹越紧/终不能化解冬天成就的冰”（《我跑进天堂也没出路》）。诗人用纯口语、纯世俗的语言方式参入诗中，紧密、跳跃、蒙太奇镜头式的意象淡化为一件件生活细节叙述，哲理式的故做高深的警句融化在一片平实、平淡的语态之中。然而，从这“态”中我们可以看出自己的影子来，不仅观照出诗人的心态也可以观照出自己的心态。熊鹰在诗的抒情上，不是那种单纯、热烈、明朗的抒情，而是以“冷抒情”的手法把很热烈很激动的情感用一种极为平淡、极为冷静的口气叙述出来，避免抒情那种常见的、有气势的句式，叙述性的因素增加了。诗人这样写到：“再也想不到/你能想到黄昏的这场大雨/灌饱了我干瘪的身心/由我膨胀着，直挺腰，脸朝你/欢乐着让眼儿询问/怎能够想到你想到盯视着我/让我，让我逞心允许你/看到水点泥星弥漫的一双眼/就这么从那模糊的空隙/清晰出来一颗透明过狠的心/不再饱满污泥浊水浸着/浸着一颗来年发芽的心”（《我那迎亲的眼光多么惊天动地》）。诗中“冷抒情”的手法用的纯熟自然干净。作为诗人内心渴望、期待的寄寓，应该是充满热情与焦灼，由于以这样一种冷抒情的方式抒写出来，获得更深邃的感情空间。熊鹰是深层灵魂的探索者，同时又是诗歌语言的拓荒者。他从发现、占有外部世界以来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从而流进自己的笔端。这是熊鹰自己独特的感受方式、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情感方式所决定的，因为人理解世界体验生活不可能超越自我具有的特质。进而，也只有从这些自我规定性出发，人才能创造地把握世界，将笔触伸到了最深的心理层次。

